

註⑤：“Ford's \$100-Billion Plan”, U. 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6, 1975, p.53.

註⑥：“Still Burning It Up”, The Economist, October 4, 1975, p. 90, p.99.

註⑦：“For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5, pp. 67-69.

註⑧：“Economic Logic of OPEC Move 'Dubiou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8, 1975.

註⑨：同註①。

註⑩：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經濟日報。

註⑪：“世界新經濟秩序中的石油問題”，太平洋經濟，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第一四〇期，第二十九頁。

註⑫：“What's In It For the Producers”, Financial Times, Oct. 1, 1975.

軍事政變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動向

王建勛

壹 前言

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赤化以後，來自於國際共黨的滲透與顛覆，拉丁美洲國家普遍處於共黨動亂之中。各國政府雖尋求地區性的經濟合作，採取非常的統治，但由於各國間的經濟壁壘、人口膨脹、農業及社會均不能改革，更不斷加深着拉丁美洲地區普遍存在的貧窮與落後問題①。並且自一九六〇年以來，拉丁美洲對外輸出減少，開發資金不足，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即停滯不前。尤其是外資的擴張，貿易赤字的增加與外債的重壓，拉丁美洲的經濟普遍染上可怕的通貨膨脹和難以挽救的經濟危機②。所以面對共黨藉口反對「資本主義」，其所製造日趨嚴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混亂，必須要藉「保護國家利益」來解除可能遭受到的顛覆危機。因而很多國家的憲政遭受

貳 國家安全與軍事政變

拉丁美洲各國在實行憲政之初，軍事獨裁方興未艾，且普遍發生自由與保守的衝突。內政糾紛不已，革命頻仍，因此各國的憲法亦經常隨着國內政治的變動，而不斷加以修改，且時常把原有憲法全部廢除，召開制憲會議，制訂新憲法。並且一些軍人出身的總統，往往在取得政權後，推選自己為臨時總統，俟時機成熟再辦理選舉，按照憲法取得合法地位。但是自一九六四年以後，除了阿根廷軍政府已於一九七三年三月恢復憲法，舉行大選以外，其他所有通過軍事政變所組成的軍政府均要實行長期的軍事統治。當前拉丁美洲人民對於維護憲法尊嚴，熱愛民主制度的信念，並無一日鬆懈，而一般軍政府在面臨共黨動亂與經濟危機，仍認為必須要停止憲法的實行，採取集權的統治，才能拯救國家。所以從一九六四年巴西軍事政變以後，拉丁

美洲各國的軍人，不僅要長期實行軍事統治，並且還有國家整體發展的長期目標。迄今在接近三億人口的拉丁美洲，已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是生活在軍事統治之下。現將這些同一時代並有相同性質的軍事政變分述於後：

巴西

一、巴西：從巴西近代史來看，亦就是巴西人民具有一種和平的特性，而使得巴西的政治經常表現着極濃厚的和平與妥協氣氛，所以長久以來的政治演變，都在合法範圍內來解決所有顯露出的各種危機。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巴西的政治與經濟都發生了變化；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這段時間，由於顧比雪（Kubitschek）總統動用龐大的款項展開大規模建設計劃，包括建設新都巴西里亞計劃在內，使得國家財政受到傷害，造成以後歷屆政府所面臨通貨膨脹的惡果。到一九六一年瓜地羅士（Guadalupe）接任總統後，他想扭轉通貨膨脹的危機，擺脫巴西七十年來對美國的依靠，竟意圖向共黨國家找尋出路，但結果不但共黨國家沒有給他多大好處，反而失去了美國的助力。而演成古拉（Coutinho）以副總統繼任總統。古拉原是巴西勞工黨領袖之一，雖非共黨，但思想左傾。因此，自其就任總統後，實行激烈左傾的經濟政策，最後更將很多民營企業收歸國營，並打擊國內獨佔事業。他這些措施，不但引起經濟上的混亂，而且造成政治不安。尤其是他領導巴西脫離傳統的親西方路線，將很多政府重要職位給予共黨，使共黨便於滲透。彼時巴西的通貨膨脹不止，經濟更為惡化，其所引起全國上下的不滿，就觸發了軍事政變。自一九六四年三月，布朗庫將軍（Castel Branco）組成軍事政府，迄今巴西一直在軍事統治之下。雖然一九六六年戴西華（Costa e Silva）將軍經由國會選舉而繼任總統，事實上，國會已非按照憲法所組成。一九六九年十月三軍首長推選麥迪西（Carrastazu Medici）將軍出任總統，以及一九七四年接替麥迪西總統職務的蓋賽爾（Ernesto Geisel）將軍，均已實行並繼續着一九六四年以來的「軍事革命精神」，依據「國家安全」的理論和一個「制度法」（Ato Institucional）③統治巴西。

巴西雖然在軍事統治中，但近十年來，巴西政府大量吸收外資，從外國資本與技術援助，使巴西的經濟獲得復甦。巴西的工業發展已奠定經濟起飛的基礎④。現任的蓋賽爾總統要在執政黨——「國民革新聯盟」以及反對派

「巴西民主運動」的基礎上，推行如同美國的兩黨制度，然後舉行州長與總統直接選舉，恢復憲法的實行。祇是右翼軍人的極力反對，蓋賽爾總統的民主化理想難以實現。

玻利維亞

二、玻利維亞：在一九五二年以前，玻利維亞人民一直承襲着他們歷史的惡習：不瞭解文明生活的基本條件，更缺乏各種知識。他們大多是文盲，極易為執政者所愚弄。以致憲法不斷修改，軍閥與獨裁橫行，內部爭權不息，因而無法奠定國家進步的基礎。在一九五二年以後，歷屆政府亦亟思在經濟、教育等方面謀求發展，但却忽略了基層的社會結構，使得農民及工人所掀起的內戰成為一切發展進步的最大障礙。到了一九六〇年巴斯（Victor Paz）政府時代，雖已開始重視國家各項基層建設，奈何由於礦業國有化所造成的經濟蕭條以及通貨膨脹的惡果，對於此一複雜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已無暇同時兼顧了。雖然一九六五年陸軍司令巴潤托（Barrionto）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巴斯政府，但全國仍動亂不安，到處罷工、流血，加以執政黨分裂，使玻利維亞社會與經濟更無法適應這些不斷的政治劇變，因而導致國際共黨乘虛直入，在一九六七年間造成共黨顛覆危機。

在巴潤托總統時期，因面臨共黨顛覆危機及左派政黨的反對，特別需要軍方的支持。一九六七年，陸軍司令奧阮杜（Alfredo Ovendo）傾全力剿共，而解除危機，自此更增加了軍人的權力。奧阮杜原準備爭取巴潤托總統的信任，取代副總統席雷斯（Siles Salinas）的地位，企圖在一九七〇年總統選舉中獲得勝利。但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巴潤托於訪問農村途中，因直昇機撞毀而殞命。巴潤托逝世後，席雷斯宣佈接替總統職位。由於農民的反對，隨着農民的暴亂而展開政治鬥爭。當時因為左派國會議員多阻止奧阮杜出任總統，該等乃指控奧阮杜接受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的賄款，以作為競選費用。因為這項指控被國會同意，奧阮杜不但無法參加競選，並且還會失去軍事首長的職位，因而迫使奧阮杜儘速發動軍事政變，七月廿三日推翻了席雷斯政府。所以從一九六五年陸軍司令巴潤托推翻巴斯的文人政府，至一九六九年奧阮杜將軍推翻接替巴潤托而執政的席雷斯政府，已說明在共黨動亂及經濟危機中，軍人領導國家政治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奧阮杜軍事

政府實行礦業國有化，招致美國的經濟制裁，致財政更爲惡化。因而軍中左右兩派對立，鬥爭尖銳，一再發生軍事政變。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右派的米蘭德（Miranda）將軍奪得政權僅數小時，以陸軍司令托列席（Jose Torres）爲首的左派軍人即發動政變。托列席企圖建立「民族主義」的「人民政府」，並發動「反美運動」，至一九七一年八月，右派的班瑟將軍（Hug Ban-sol）又發動政變，推翻了托列席，成立右傾的政府。

班瑟取得政權，亦曾試圖恢復憲政，準備大選，但是由於軍中左右兩派的激烈鬥爭，而一再延期。從一九七一年八月以來，班瑟面對農民暴亂與左派軍人的叛亂，不斷的改組政府。當一九七五年六月的左派軍事政變救平以後，班瑟宣佈組織一個國家重建的新政府，並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宣佈大選無限期延期，軍事管制一直到一九八〇年爲止。

阿根廷

三、阿根廷：在十九世紀末期，阿根廷因爲來自歐洲的大量移民，不但加速了阿根廷工業發展，並且對於政治亦產生很大影響；自由主義思想使阿根廷走向新興的局面。但是一九三〇年，越布魯總統（Uriburu）爲整頓國內政治及應付世界不景氣所引起的經濟危機，乃採取獨裁手段：壓制工會，實施新聞檢查，並禁止政黨參加選舉。一九四〇年，卡斯狄魯（Castillo）出任總統，又對在野黨實行壓制，結果引起人民暴亂。軍人貝隆（Peron）乃乘機推翻卡斯狄魯政府，而實行了十二年的軍事統治。在貝隆時期，他爲要使政治配合社會政策的發展，而主張提高工人工資，國民所得重新分配。並且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而推行國有化運動。依據貝隆的見解，他認爲自由主義經濟容易造成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所以他要代之以國家對生產及經濟發展，完全由國家統制，在國家統制的經濟基礎上，銀行不能自由貸款，貿易由國家統籌。在工業方面，貝隆提出五年計劃，他要利用各種手段，以達到工業化目標。雖然在資金缺乏之下，他把農牧生產所得大量注入工業部門，因而農牧產品逐漸減少，輸出衰落，影響到經濟每況愈下。稅捐繁重，消費品短缺，在國人不滿氣氛中，時常有人示威，並發生爆炸事件。貝隆爲了實行獨裁，控制情勢，他雖保留國會制度，但却不斷壓制反對派。他以一項法令來維持「貝隆主義」的「正義黨」（Frent Justicialista）在國會中之多數

席位。貝隆政府中的官員必須是「貝隆主義」份子。新聞自由被限制，法院被解散，由貝隆指定官員來代替。大學由國家管理，反對政府的活動絕對禁止。所以實際上，貝隆所要貫徹的，乃是要人民接受「貝隆主義就是阿根廷」。

一九五五年貝隆已把阿根廷的經濟帶到破產的邊緣，而激起軍事政變，十一月貝隆終於被軍事政變所推翻。貝隆被逐出國，十七年來，已有四位軍人和三位文人總統在阿根廷政壇上浮沉。這雖不能說阿根廷政局演變都是由於當時居住在西班牙的貝隆所引起，但至少與留在阿根廷的「貝隆主義」份子有關。因爲貝隆雖滯居國外，但一般勞工羣衆仍視其爲「救世主」一樣。因此，「貝隆主義」對政治的困擾，是使得阿根廷經常在軍方壓制貝隆勢力再起或經常不滿意政府對「貝隆主義」份子的軟弱，而不斷發動軍事政變。一九六二年三月的急進黨佛朗地茲（Arturo Frondizi）及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伊利亞（Arturo U Illia）總統，都是在這種情形下被軍事政變所推翻。

伊利亞政府被推翻以後，陸軍司令奧干尼亞（Juan Carlos Onganía）開始執政，阿根廷又進入軍事統治。奧干尼亞宣佈解散國會，禁止所有政黨活動，並聲言要徹底清除「貝隆主義」份子。因而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間，社會騷亂更熾；罷工、示威，及「貝隆主義」與左派的恐怖活動，已引起社會混亂。並且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阿根廷面臨一個難以解除的「經濟危機」與社會騷亂，奧干尼亞繼續強調的「國家革命」已失去了軍方的同情。於是一九七〇年六月，三軍首長聯合迫令奧干尼亞去職，並推舉李文士敦（Marcelo Levingston）爲總統。但李文士敦却一反過去的自由經濟制度而改採「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並開始拉攏貝隆主義份子。但是由於外資的劇減，通貨膨脹更爲惡化，一九七二年三月，李文士敦政府被三軍所推翻。三軍推舉陸軍司令拉努西（Augustin Lanuse）擔任總統。拉努西爲達成國內和平，企圖結束軍事統治，乃於一九七三年三月舉行大選，恢復憲政。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一日阿根廷大選是在三軍首長簽署協議，保證依照憲法程序，各政黨自由參加競選情況下進行的。選舉結果，貝隆派總統候選人康波拉（Hector Compora）領先「急進黨」、「人民聯盟」及「共和聯盟」候選人，而當選阿根廷第卅六屆總統。康波拉雖然提出了「貝隆主義」的國家經濟政策，但他却面臨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一是共黨極左派的暴亂，一

是經濟危機。前者因為極左派企圖阻礙康波拉組織文人政府，乃擴大城市暴亂，在幾個星期裏就有一百卅個外國及阿根廷人被綁架，並且經常引起與警察流血衝突。後者在康波拉當選總統後，所表現出國有化的意圖，使外國企業家感到威脅，資金大量外流。原已因貿易赤字增加，外債重壓，通貨膨脹惡化，康波拉難於扭轉經濟衰退的情勢，而向國會提出辭職，並前往馬德里要請貝隆返國出任總統。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阿根廷再度舉行大選，貝隆獲選票百分之六十二領先於其他候選人，而當選總統。貝隆東山再起，又面臨新的政治浪潮與左翼暴徒的挑戰，貝隆主義的左派認為康波拉辭職使貝隆出任總統，等於是貝隆主義內部的「右翼政變」，所以左翼暴徒仍繼續他們的恐怖活動。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貝隆去世，乃由與貝隆同時當選的副總統——貝隆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貝拉（Isabel）繼任總統。伊莎貝拉執政，更加深了貝隆主義左右兩派的對立。伊莎貝拉為繼續貝隆的各項政策，而依靠「貝隆主義」保守派羅培茲（Lopez）的支持，使其出任社會福利部長，並為伊莎貝拉總統的顧問。但是她出任總統以後，左右兩派仇殺日趨激烈。「貝隆主義」左派所操縱的工會亦一直反對伊莎貝拉的經濟政策。一九七五年七月，阿根廷「勞工聯合總會」在藉口要求增加加工人工資，而發動工潮，最後迫使伊莎貝拉解除了羅培茲的職務，而自己稱病休養，使阿根廷的政治陷入僵局。最近她已出面視事了。

秘魯

四、秘魯：一九六二年七月，秘魯大選發生糾紛，引起政潮，共黨乘機發動工人罷工，煽動學生示威，並要求重新選舉。軍方鑒於國內情勢的混亂，乃實行干預。七月十八日，陸軍司令哥多依（Cody）發動政變，推翻了浦萊多（Pardo）總統。但是秘魯軍事政變以後，英、美均拒絕承認軍事執政團。拉丁美洲的民主國家如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墨西哥等均中止與秘魯的外交關係，美國還停止對秘魯的援助。由於內外的壓力，軍事執政團於一九六三年七月辦理選舉，「人民行動黨」貝隆德（Belandé）當選總統。因為「人民行動黨」在國會沒有多數席位，國會的阻力，影響政局不能穩定。加以共黨勢力崛起，共黨山區武裝叛亂，貝隆德亦面臨共黨顛覆危機，迫使他採取非常措施，曾停止憲法的實行。

在一九六二年軍事政變以後，軍方曾支持貝隆德競選總統，主要是當時貝隆德曾提出實行各項改革與建設的諾言。但在他就任總統以後，由於擴充軍備與積極建設所造成龐大預算赤字，已使脆弱的經濟基礎動搖。並且在不斷增加的外債重壓下，財政亦發生危機。反對派的進攻，府會的衝突，貝隆德政府曾七次改組。貝隆德為維持其已動搖的政治地位，開始與美國「國際石油公司」談判，協議由秘魯「國家石油公司」接管「國際石油公司」所開採的「佈雷帕連納斯」（Brea y Parinas）油場。但是反對黨却乘機指責貝隆德政府使「國際石油公司」獲得准許擴大活動的有利條件，並且還取消了「國際石油公司」多年來所積欠的一億四千四百萬美元的稅款。全國譁然。尤其是軍方，更認為貝隆德與「國際石油公司」談判，事先未與他們商量，因而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引發了軍事政變，一舉推翻了貝隆德總統。陸軍司令瓦拉士柯（Velasco）在政變後第六天，就以「國際石油公司」多年前非法取得在秘魯的石油開採權為由，派軍佔領「布雷帕連納斯」油場，並沒收該公司所有財產。並且以秘魯炮艇攻擊在秘魯沿海作業的美國漁船。

自一九六八年軍事革命以來，秘魯沒有國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選舉，甚至沒有健全的司法制度，瓦拉士柯完全依靠軍事力量來掌握政權。瓦拉士柯的經濟與社會改革是依據一個從上而下的方法，使用壓力，拼命的要推翻秘魯長久以來落後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但他又不能以一種新的結構來代替。結果各項改革却成了「烏托邦」式的空想，造成更多的混亂。經過七年的秘魯軍事革命，城市中的工人、安第斯山脈以及沿海一帶的農民，生活並沒有什麼改善，此一事實是大多數秘魯人民對軍事政府不滿的原因。隨之而來的經濟困難與社會騷亂，內閣與軍中亦發生分裂。已被壓制的反對派——「人民行動黨」、「基督民主黨」和「美洲革命聯盟」匯合成一個聯合的反對力量。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首都利馬羣衆大暴亂，已顯示瓦拉士柯所推行的激進改革措施，在秘魯人民心目中，已成為一個阻礙社會進步的軍事獨裁。由於瓦拉士柯已完全喪失民心，八月廿九日，正當「不結盟國家」在利馬召開外長會議的時候，由陸軍司令莫勒斯（Morales）領導的軍事政變，把瓦拉士柯推翻。

五、巴拿馬：一九〇三年的巴拿馬運河條約是一個爭論了很久的問題。

近年來美國與巴拿馬一直從事談判。從一九六四年運河區暴亂事件以來，巴拿馬一直堅持要修改一九〇三年運河條約，收回運河區主權；而美國却要在尊重巴拿馬主權原則下，維護美國永久經營和保衛運河，以及十哩寬的運河區管轄權。美國雖亦在不斷讓步，但却不能平息巴拿馬人民的不滿情緒。一九六八年間，巴拿馬國會不滿勞勃里斯（Marco Robles）與美國的磋商，而以彈劾權迫使勞勃里斯去職。因而巴拿馬政潮迭起，政治趨於混亂，由左派煽動的反美風潮，時有擴大為流血事件的可能。不久國民軍政變，由托里瓊斯中校指揮的國民軍，於一九六八年十月推翻了只上任十一天的總統。然後在國民軍監視下舉行大選，前國會議長阿里亞斯（Arnelo Arias）當選為總統。阿里亞斯與美國的談判仍無進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國民軍司令托里拉斯（Umar Torrijos）又發動政變，取得巴拿馬政權。

托里拉斯在執政六年中，他致力於農業發展、教育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平均有卅五萬頃土地被徵收，而改善了五萬戶農家的生活。只是巴拿馬的經濟成長仍要依靠外資的刺激或向外借款，迄今巴拿馬的國家財政上已負有四億四千萬美元的外債，平均每巴拿馬人負擔六百六十美元。雖然巴拿馬外資充斥，托里拉斯却拒絕資本主義路線，他要以「民族主義革命」喚起國人的團結。巴拿馬國會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全國區域代表大會」（Correimientos），全國共分五百五十個區域，每一區域選出一個代表，參加每年為期一個月的區域代表大會。此一大會不僅是托里拉斯羣衆路線的象徵，亦是他行政權力的基礎，在拉丁美洲所有的軍政府而言，巴拿馬的行政設施比較是進步的。

托里拉斯為避免國內再度爆發暴亂，呼籲美國撤除在巴拿馬運河區的軍事基地，恢復巴拿馬的主權。他假藉國際宣傳，以對華盛頓施加壓力，一九七三年一月，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巴拿馬運河區所「籠罩的危機」。三月安理會在巴拿馬開會，美國對安理會要求立即簽訂一項有關美國經營巴拿馬運河區新約表示不能接受，而最後使用了否決權。因而引起整個拉丁美洲國家的不滿，而使巴拿馬運河問題成為美洲國家關係中的重要一環。一九七三年九月，季辛吉出任美國國務卿，即派特使與巴拿馬再度展開談判。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季辛吉與巴拿馬外長塔克（Taak）簽署一項原則性聲明，

以作為未來談判運河條約的基礎，應允最後將運河區交還巴拿馬。在所簽定的八點計劃上以為談判的主要內容。所以近來美巴談判獲有很大進展；美國已同意在五年後，交還巴拿馬運河區的統治權，來換取巴拿馬同意讓美國繼續在運河區保持駐軍。目前雖然美國國會仍未表示同意，但巴拿馬運河問題已有可能獲致妥善的解決。

厄瓜多爾

六、厄瓜多爾：有赤道國之稱的厄瓜多爾，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因擁有歐洲及日本市場，曾是世界第一香蕉輸出國。香蕉輸出經常佔國家外匯收入之半數。一九六〇年以後，因受世界市場變動之影響，香蕉輸出受阻，經濟隨之衰落。一九六一年，瓦拉斯哥（Velasco Ibarra）因不能遏阻通貨膨脹，引起左派領導罷工，而被軍事政變所推翻。一九六三年，接替瓦拉斯哥的古羅西美那（Oto Arosemena）企圖容納共黨，也被軍事政變所推翻。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才舉行大選，瓦拉斯哥重新當選總統。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厄瓜多爾的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共黨所製造的社會騷亂惡化。瓦拉斯哥乃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宣佈停止憲法實行，並逮捕共黨份子。祇因為瓦拉斯哥為改善與美國關係，與美國石油公司談判上未符合軍方堅持石油國有化的主張，而引起軍方不滿。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軍方發動政變，推翻了瓦拉斯哥總統。由羅德瑞蓋斯（Rodriguez Lara）將軍所領導的軍政府立刻下令限制德士古（Texaco）及海灣（Gulf）石油公司的開採權。一九七三年，由於繼續不斷的發現新油田，其產油量的增加，厄瓜多爾已一躍而成為拉丁美洲第二大產油國^⑤。厄國乃再次以「厄國國家石油公司」（Corporacion Estatal Petrolera Ecuatoriana）百分之廿五的股份參加到美國石油公司的擴大勘查。能源危機以後，厄國石油生產愈加重要，厄瓜多爾乃參加了「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石油國有化」的呼聲亦愈來愈高。羅德瑞蓋斯政府與外國石油公司，特別是「德士古」及「海灣」石油公司的爭論更為尖銳，外國石油公司乃以減少石油生產對厄瓜多爾政府施加壓力，並迫使厄國退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羅德瑞蓋斯雖然以提高石油出口稅，增加非必需品進口稅來減少損失，但厄國石油銷路呆滯、油產量下降，財政隨之出現赤字。因而一九七五年二月，羅德瑞蓋斯暗中接受美國石

油公司所提降低油價的條件。此一讓步立刻引起軍中的不滿，由陸軍將領岡沙拉（Gonzalez）領導叛軍發動政變，聲明羅德瑞斯在石油政策方面的錯誤。但不久即被効忠羅德瑞斯蓋斯的部隊收平。

烏拉圭

七、烏拉圭：位於南美大國阿根廷與巴西之間的烏拉圭，曾因經濟繁榮、政治進步、社會福利發達，在國際間享有南美「樂園」的聲譽。並且自十九世紀以來，始終維護民主政體，軍人從不干預國家政治。但是從一九六六年，由於經濟衰退與社會不安，烏拉圭乃廢棄了「九人委員會」的合議政體，回到總統集權制。此後左派勢力擴張，執政的「科羅拉多黨」（Colorado）內部分裂成左右兩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大選，是在共黨發動「左派擴大陣線」所籠罩的緊張氣氛中進行的，科黨總統候選人波達柏瑞（Bocabury）僅以少數票險勝。黨爭之轉劇，國會之專權，波達柏瑞就任總統後，即不斷與國會衝突，而喪失不少權力。面對經濟危機與共黨動亂，波達柏瑞遂借重軍方的力量。一九七二年四月，首都蒙特維多共黨恐怖份子與警察巷戰，造成十四人死亡。隨着此一流血事件，烏國進入戰時狀態，軍方已控制整個局面。一九七二年九月，有陸軍軍官五百人成立「調查委員會」，發動反「政治腐化運動」。十月拘捕七十名政府官員及國會議員，「科羅拉多黨」左翼領袖巴特爾（Torge Batlle）亦同時被捕。烏國國會為防制軍方對政治干預，亦不斷向波達柏瑞總統施加壓力；一九七三年一月，參議院通過加強人民自由權利的憲法改革案，以擴大國會的權利。因而形成府會間僵持的局面。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二日，一批陸軍空軍軍官不滿府會間的衝突與政黨的傾軋，乃企圖發動政變。波達柏瑞受到海軍支持與叛軍談判，最後波達柏瑞接受政治改革為條件，暫時維持憲政體制。但是國會認為軍方舉措跋扈，壓迫波達柏瑞不要接受軍方的條件，因而六月廿九日，陸軍再起政變，迫使波達柏瑞總統解散國會及十九個省議會。政變以後，軍方聲明國會妨礙了他們阻止左翼顛覆的鬥爭，然後由軍方安排下成立排除所有左派的「國務會議」，以取代國會的立法工作，而結束了烏國的民主政治，進入半軍事統治狀態。

智利

八、智利：一九六四年九月大選，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傅瑞（Eduardo Frei Montalva）及左派「人民聯合陣線」的阿萊德（Salvador Allende）兩人競選。他們都主張智利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應作廣泛改革。惟阿萊德主張沒收美國人財產，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引起智利人民的恐懼，結果右派「國民黨」及「自由黨」選民轉而支持傅瑞當選了總統。然而在傅瑞總統六年任期中，國人所爭論的「銅礦國有化」更為激烈，土地及社會改革遲緩，「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缺乏效率，使智利人民頗感失望。雖然制定一些勞工的法律，但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兩次政府軍與勞工的衝突，其所造成的流血事件，都引起人民反感。因此左派勢力崛起，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大選前夕，「基督教民主黨」分裂派即與社會黨結合，組成「人民聯合陣線」，支持阿萊德競選總統。

阿萊德雖當選總統，但在國會中沒有多數，所以國會對於阿萊德諸多左傾措施有很大箝制。阿萊德為逃避國會的阻力，即實施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九年間所制定的一些左傾法律，從事對壟斷企業的徵收，以及對大地主的干預，同時，阿萊德還主張修改憲法，把國會上下兩院改為一院制的「人民議會」。很多重大政治措施，如沒收私人土地、工廠等，都沒有經過國會立法程序。因此，中間派及右派所形成的反對派已與阿萊德處於敵對地位。另一方面，銅礦國有化之後，資金大量外流，美國技術人員撤退，所有國際金融機構不再給予智利新的援助。因而，生產減少，物資缺乏，財政赤字增加，通貨急速膨脹。當阿萊德採取限價措施以後，很多物品在商店或市場消失，而流入黑市。雖然智利人民每日大排長龍，仍不容易購得所需之物。憤怒的羣衆抗議物品缺乏，各大城市每天都有羣衆罷工示威。長期的經濟混亂，已動搖了阿萊德政權。

在智利歷史上，除了一八九一年及一九三一年發生過軍人干預政治，近四十餘年來，還沒有發生過軍事政變，在拉丁美洲言，算是民主政治比較穩固的國家。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九月，阿萊德當選總統，軍中即起騷動，有些軍人想阻止阿萊德出任總統。陸軍司令史奈德（Schneider）警告軍人不應干預國家政治，不久他就被由現役轉為備役的聖地牙哥地區司令瓦倫瑞拉（Valenzuela）夥同海軍將領巴羅斯（Barros）所刺殺。一九七二年初，卜拉斯將軍（Prats）出任陸軍司令後，陸軍軍事學校的官生企圖發動軍事政變

，但很快即被發覺。從一九五二年以來，智利三軍一直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在阿萊德執政期間，智利三軍仍繼續接受美國的軍援。所以雖然阿萊德企圖拉攏三軍首長來掌握局面，但日益惡化的政治、社會及經濟情況，一些中下級軍官已起而反抗，一九七三年七月，他們威脅三軍首長退出內閣，並迫使阿萊德解除三軍首長的職務。三軍首長辭職是出於三軍內部鬥爭的結果，已使阿萊德失去了屏障。而阿萊德仍執迷不悟，聲言智利「社會主義革命」仍要繼續。因而情勢緊張，極左派與極右派在街頭槍戰，首都聖地牙哥有十五萬婦女示威，要求阿萊德辭職。終於在九月十一日，由陸海空及警察成立的「軍事評議委員會」，在挽救「經濟、社會、道德危機」號召下，發動政變，包圍總統府，在向總統府發動攻擊中，阿萊德自殺身亡。

自智利軍事政變以來，在軍事政府的軍事統治下，關閉國會、禁止政黨、管制新聞，軍隊及警察不停的搜索反政府份子。因此，不僅國際間反應激烈，國內反「法西斯主義」的力量亦在增長，軍事政府失去了國際間的有效援助，由是經濟繼續惡化，人民生活大幅降低。通貨膨脹，國際市場不振，國內生產衰退，智利的經濟情勢較一九七三年更要危急。所以從一九七五年四月，軍事政府再次改組以來，已逐漸在改變國際間的印象，以便拯救面臨崩潰的經濟。

洪都拉斯

九、洪都拉斯：洪都拉斯雖然在中美洲言土地廣闊，面積十一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百七十萬，但在中美洲是最落後的國家。在中美洲，鄰國的農業一般已作多元化發展，如咖啡、棉花、糧食等，而洪都拉斯仍以香蕉為主要農產，幾佔總輸出的百分之五十。又因洪國工業亦特別落後，使「中美洲共同市場」無法平衡發展，洪國與鄰國的雙邊貿易經常逆差，洪都拉斯的平均國民所得，剛剛達到二百五十美元，是中美洲國家中最低者。財富分配不均，社會仍屬落後，洪國有一半人口只獲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十三，少數百分之五的人却擁有國民所得的三分之一。

一九六九年，洪、薩戰爭以後，洪都拉斯已退出「中美洲共同市場」，因洪、薩兩國不能達成和平協定，洪國經常在軍事戒備之下，因而更影響到經濟無法發展，對內與對外都發生困難。一九七一年三月，軍方同意舉行大選

軍事政變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動向

，但是克魯茲（Cruz）當選總統，組織文人政府僅十八個月，即被羅貝茲（Lopez）將軍所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羅貝茲為洪國強人，一九六三年他領導軍事政變，一九六五年當選總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他又重新領導國家政治。這次他面臨更多內憂外患，極圖自強，而開始仿照祕魯經驗，實行各種改革措施。但是他首先就遭受到美國「標準水果公司」（Standard Fruit Co.）與「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的壓力，阻止洪國與哥斯達黎加、巴拿馬的香蕉聯營，並提高香蕉出口稅，乃停止購買洪國的香蕉，並解雇香蕉農場工人。另一方面，洪國改革所引起外資的恐懼，內部更加困難，一九七四年五月以來，卡車司機罷工而造成交通癱瘓，以及首都德古斯加巴（Tegucigalpa）街頭的示威，已被共黨所操縱。加以國際咖啡價格的跌落，農產品國營後，生產的降低，洪國經濟更為困難。一九七四年九月，洪國又遭受非非（Fifi）颶風的襲擊，農業地區倍受摧殘，農產品損失嚴重，並且五萬人無家可歸的災民，全賴國際間的救助。這不僅使羅貝茲的改革計劃受阻，由於物資缺乏，必需品價格快速高漲，人民生活困難，已如阿萊德政府時期的智利一樣。

一九七五年三月洪國軍方已對羅貝茲不滿，由於軍中內部的鬥爭，麥爾加（Melgar）接掌三軍司令。一九七五年四月廿二日，在傳聞羅貝茲從美國水果公司接收一百廿五萬美元賄款之後不久，麥爾加即領導一次不流血政變，把羅貝茲推翻。

參 軍事政變之演變

在十九世紀初期，拉丁美洲各地反殖民獨立運動初起，當時効忠王室的軍隊與革命軍血戰，拉丁美洲已無一片安寧之地。由於効忠王室的殘餘軍人勢力反對共和政府，曾長久保持他們對廣大地區的影響，使歐洲勢力仍保留其在拉丁美洲的商業利益。

進入廿世紀，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因獲美國物質與精神的支援，遂先後成功。但是經由十九世紀末期多次的邊界戰爭，軍事權力的擴張，軍人已開始領導國家政治。自一九一〇年以後，由於墨西哥大革命的衝擊，拉丁美洲各國的軍人，已由爭取國家獨立與自由的目標，而轉為向經濟與社會問題

之求解決。並且在一九一四年，所有外國的援助與軍事現代化教育，使拉丁美洲各國軍隊發生很大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拉丁美洲各國軍人爲要爭取經濟獨立，經常發起革命。因此，民族主義又成爲軍人領導國家政治的一種象徵。例如一九二七年，智利埃巴尼茲（Ibáñez）將軍受到青年軍官的支持而發動政變，其所強調的即是國家經濟獨立。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巴西軍人不斷叛亂；陸軍軍官貝斯地（Prates）在農村落後地區領導軍人起義，主張軍人領導國家經濟與社會改革，而企圖推翻瓦哥斯（Vargas）獨裁政府。此一時期經濟及社會情況的轉變，是爲軍人干預政治的重要因素。

一九五〇年以後，由於美國私人資本擴張，亦影響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發生很大變化。保護「國家利益」成爲軍人新的重要任務之一。尤其是國際共黨的煽動，反對「資本主義」或「殖民主義」剝削的呼聲，愈來愈高，因此，拉丁美洲各國的軍人在保護國家「經濟利益」方面，經常舉起狂熱的民族主義旗幟。一九五五年阿根廷貝隆政府被一些民族主義軍官所推翻，其與美國石油公司談判，准許美國資本開發阿根廷石油，亦是原因之一。巴西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創立「國家石油公司」，而成爲瓦加士（Vargas）總統時期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因爲他以「石油是我們的」口號，團結著國內從極左到極右的一些力量。縱然自一九六四年三月，軍事政變以後的歷屆政府，都曾允許美國資本活動，但「國家石油公司」，迄今仍是軍事政府以代表國家經濟獨立的一個精神堡壘。從一九六八年以來的祕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在石油國有化爭論中的軍事政變，以及智利銅礦國有化、巴拿馬堅決收回巴拿馬運河主權所引起的軍事政變等等，亦已成爲拉丁美洲國家對「國家利益」方面的讓步與民族主義狂潮的輪流交替，而形成外國資本與主權維護間一種衝突的方式。所以一九六四年的巴西軍事政變，一九六五年的玻利維亞軍事政變，一九六九年的巴拿馬軍事政變，一九七三年的烏拉圭軍事政變，智利軍事政變，以及一九七五年厄瓜多爾的流產軍事政變等，它們都是同一時代而具有相同性質的產物。

雖然這些軍事政變的性質相同，但是在他們的統治上所強調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理想，及其實行的方法上，並不完全一樣。例如一九六四年的巴西軍事政變，反對古拉政府左傾，防制共黨滲透與顛覆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但

是巴西軍事政府在國家經濟發展上一直接受美國「資本主義」路線，因而迄今巴西在工業化路途上已獲得良好發展。這是由於「地緣政治」的理論已成爲巴西軍事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在反對共產主義方面，首先即是拯救國家的落後，而以工業化的發展使國家從落後中突出。但是一九六八年祕魯的軍事政變却是另外一種表現。祕魯軍方是經過長期的準備而取得政權。遠在一九三一年哥倫比亞內戰之際，祕魯軍方以社會不能改革，政府又不穩定，而開始干預國家政治。一九五五年時，祕魯的軍事教育已充滿「保護國家利益以達成全民福利」的理論。所以一九六八年祕魯軍事政變以後，首先即推行國有化運動，而成爲拉丁美洲「國家主義」興起的一種革命象徵。

一般都認爲巴西軍事政府接受「資本主義」而從事工業化發展是右傾的表現，而祕魯軍事政府以「國有化運動」排斥美國資本是左傾的表現^⑥。近年來兩者都在極端的發展。巴西的工業發展，已使巴西熱衷於利用世界多極的矛盾關係，雖然外國資本急速而大量的增加，但却加深了國民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尤其是農業仍屬落後，東北地區的落後與貧窮，仍經常反映在巴西的社會騷亂與政治不安上面。祕魯軍事政府想從「非資本主義」、「非共產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其長久的落後，而首先對外資採取敵對的態度。但是由於本身技術、資金的缺乏，國有化措施只能把國家經濟帶到破產邊緣。巴西和祕魯這兩個典型，對拉丁美洲各國同時發生影響，不僅拉丁美洲各國軍人中有所謂「保守」與「激進」的對立，相互衝突，往往都表現在對經濟政策的紛歧上面，而軍事政變的前仆後繼，相互激盪，已使那些仍處於經濟危機與共黨動亂的拉丁美洲國家在兩個不同的方向徘徊。

肆 今後動向

很明顯的，近來拉丁美洲國家大多數都面臨着經濟危機與共黨動亂。軍事政變固然是要消滅共產主義，但亦要保證社會與政治的革新，尤其是想迅速擺脫悲慘的貧窮，進入一個現代化或繁榮的境地。以烏拉圭而言，過度的自由主義制度，國會權限已超出了總統。受共黨操縱的工會仍依據歐洲傳統追求「無政府工團主義」理想。政府沒有經濟發展計劃，長期輸出仍以農產品爲主，並且愈來愈小的市場。「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盛行，面對一

個極其落後的農業結構，因而反美風潮與不滿「寡頭政治」的領導，「中產階級」亦發生動搖。自一九六六年共黨擴大城市暴亂以來，國會及各政黨深恐政府剝奪人權保障，又不容許「法西斯主義」獨裁。在這種情況下，倚靠軍事力量來挽救各種危機就很難避免了。但是有些拉丁美洲國家軍事政府，長期停止憲法的實行，剝奪人民權利的保障，甚至隨意拘捕人犯，以刑求代替審判，亦普遍給人一種「獨裁者」的印象。因而拉丁美洲各國的自由主義運動，亦經常會造成社會的不安，政治的動盪，便利了共黨乘機滲透，迫使軍事政府再加強極權統治的惡性循環。

一般而言，拉丁美洲不僅是本地區經濟衰落，更重要的是國際經濟的變動已嚴重影響了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長久以來，美國私人資本擴張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開發必須依賴美國的援助，而形成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間的複雜經濟關係。甚至有些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計劃往往要看美國援助的數字而定。同樣的，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態度亦受到美國軍事援助情況的影響。這種情況，今天已使華盛頓的財政活動與拉丁美洲國家反應之間，成為確立相互關係的重要關鍵。然而近年來，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援助，大部份是注重西半球的安全，經濟援助卻不斷削減，如此，對於維護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制度反而更為困難。由於面臨共黨動亂、反美風潮，以及他們長久以來尚未解決的邊界糾紛，使得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更掌握了大量的預算用於擴張或更新軍備^⑦。其所引起各國間的軍備競賽，不但影響了彼此的經濟關係，使原已有限的國力更為枯竭。在一九七四年，拉丁美洲國家在擴張軍備方面消耗最多的，阿根廷有十二億八千六百萬美元，巴西有十二億零七百萬美元，祕魯有二億二千六百萬美元，智利有二億一千三百萬美元。

無論如何，拉丁美洲軍事力量的興起，不僅是為了國家安全，主要者亦表現在經濟問題上面，因而各軍事政府爭取經濟獨立，更甚於他們與美國傳統的友好關係。加以世界能源危機以後，拉丁美洲非產油國家支付赤字在一九七四年已達八十七億美元。為挽救國家的經濟困難，不得不尋求在集體行動上突破所有的難關。非產油國家尤賴產油國的援助，已因石油暴富的委內瑞拉就積極的推動「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雖然長久以來的經濟壟壘、貧國與富國的距離是經濟整體化的最大阻力，但是他們政治的紛歧，更甚於經濟的差異，能否突破政治制度不同的障礙，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軍事政變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動向

地區性的經濟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個新的發展方向。當前拉丁美洲的生產總值與一九五〇年時西歐的生產總值相等。依照現在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步調，到一九八五年即可進入目前西歐經濟繁榮的狀況。所以他們在一個美好的遠景上都有意放棄以往舊有的觀念。因此，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廿五個拉丁美洲國家在巴拿馬召開「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會議，雖然他們對於應否繼續保持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仍有歧見，但在超越當前「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以及「安第斯集團」的範圍^⑧，在廣泛的原則上已確定了四項計劃：

一、以整個拉丁美洲的國民經濟發展和財政合作，通力開發本區的自然資源；

二、推進拉丁美洲的石油聯營，並保證其價格；

三、針對國際經濟組織和國際財團，制定一個地區性的共同經濟政策；

四、鼓勵並支持創立屬於拉丁美洲地區的多國性企業。

本年十月十八日，已有廿三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簽署了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的憲章，其中包括古巴在內^⑨。顯然的，當前經濟問題是拉丁美洲國家的重要課題。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發展是否能突破他們當前經濟發展的障礙，非但關係着他們經濟前途，並且亦影響着那些不停的左右兩派激烈鬥爭的軍事政變，而決定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能否趨於穩定。

註① J. M. Martin, *L'Amerique Latin Economies et Societés*,

Armand Colin, Paris 1971.

註② 一九五〇年間，美國在國際間的投資是一百一十億美元。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一百廿億美元，一九六五年又增加到四百九十億美元，一九六九年高達七百億美元。歐洲與加拿大固然是美國主要投資地區，但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相對增加；從一九六〇年的八十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一百卅億美元。雖然在一九七〇年以後，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已逐漸減少，但美資在拉丁美洲所獲得的利潤則較其他地區為高。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各國在一九六〇年，亦因美國貿易的擴張，而使其在歐洲市場遭遇困難，當拉丁美洲各國輸出轉向美國的時候，又因美國保護關稅政策而遭遇嚴重損失，於是拉丁美洲貿易赤字不斷增加，各國經濟普遍惡化。

註③ 所謂「制度法」(Ato Institucional)，乃是一九六四年四月九

日，巴西軍政府以「革命最高統帥部」名義所頒佈的法令。該法計十一條，其內容均係非常時期之權宜規定，因而對憲法頗多限制與變更。此後布朗庫總統又頒佈第二、三、四號「制度法」。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因共黨發動城市暴亂以及學潮所造成的社會不安，戴西華總統又頒佈第五號「制度法」。根據此一法令，可不定期關閉國會，宣佈全國戒嚴，沒收人民財產，及停止人民一切權利。

註④ J. Bergsman, Brazi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de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Beaujeu-Garnier, L'Economic de L'Amerique Lati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July 1975, Le Monde Diplomatique, pp. 8. "Bresil" Une Ideologie de L'Interdependance et de la Sécurité.

註⑤ Aug. 1975, Le Monde Diplomatique, "Equateur" De Nouvelle Ressources Pour Lutte Contre la Misère.

註⑥拉丁美洲國家中，巴西、巴拉圭、玻利維亞、烏拉圭、智利等國與祕魯、巴拿馬、厄瓜多爾等國，因對美國的態度互異而對立。

註⑦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Londres.

註⑧「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L. A. F. T. A.—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libre Comercio, Zone de libre E changer) 一九六〇年由蒙特維多(Montevideo)條約之簽訂而成立。當時簽約國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祕魯、烏拉圭等。一九六八年又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國參加。

安第斯集團(Corporacion Andina de Fomento)，又名「定第斯集團」(Groupe Andis)。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接連於安第斯山脈五國智利、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玻利維亞、祕魯在波哥達(Bogota)共同聲明開創地區經濟合作，至一九六八年，委內瑞拉參加，並同時批准此一計劃，故又名「波哥達集團」。

註⑨簽約國有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智利、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古巴、瓜地馬拉、蓋亞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牙買加、尼加拉瓜、巴拉圭、多明尼加、祕魯、千里達多巴哥、烏拉圭、委內瑞拉、巴拿馬。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二日脫稿)

本中心出版「匪情研究叢書」：

- | | |
|------------------------|-----|
| 一、共匪政治問題論集 | 五十元 |
| 二、共匪軍事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三、毛共反儒尊法運動析論 | 四十元 |
| 四、匪黨內部鬥爭問題論集 | 六十元 |
| 五、「十大」後之中共 | 五十元 |
| 六、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七、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八、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九、匪黨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十、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探源 | 廿五元 |
| 十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 四十元 |
| 十二、中共的文藝整風 | 六十元 |
| 十三、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 | 四十元 |